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传（上）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 著

卿文辉 崔海智 周益跃 译 崔海智 校

插图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传（上）

插图本

MAO ЦЗЭДУН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 著

Александр Вадимович Панцов

卿文辉 崔海智 周益跃 译 崔海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逢先知 龚育之 冷 溶 朱佳木
李忠杰 金冲及 石仲泉 李君如
李 捷 陈 晋

主 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大勇 石仲泉 许纪霖 朱学勤
任剑涛 杜 蒲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李向前 宋新宁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高 华
黄嘉树 萧延中 景跃进 程 农

总序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择的基本原则是，站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正转变为学术行动。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

本杰明·I·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斯图尔特·R·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John Bryan Starr);

布兰特利·沃马克 (Brantly Womack);

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

杨炳章 (Benjamin Yang)。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逢先知、龚育之、冷溶、朱佳木、李忠杰、金冲及、李君如、李捷和陈晋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石仲泉 萧延中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外祖父、汉学家、毛泽东传记的
第一批作者之一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
(1902—1967)。他的著作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灵感。

中文版序言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他位于陕北的基地保安接受有左派倾向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之时，已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游击队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斯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却充满同情。当时的斯诺作为一个高产记者在中美两国的左派中间也已是大名鼎鼎。他的文章常常发表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和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外交季刊》等报刊上。在第一次采访毛泽东的那一年他只有31岁。与其他公开鼓吹其亲共产主义观点的驻华左翼记者不同，斯诺享有从不盲从、独立思考的声誉。正是这种“独立性”引起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注意，遂决定利用这个有才气的年轻记者来扩大他们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斯诺也急于见到中共领导人。他毕竟是一个职业的文字记者，深知这种会谈一定会带来轰动一时的独家新闻。早在1936年3月，他就开始探索进入中国“红区”采访的种种可能途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成为第一个当面采访了毛泽东的外国记者。

斯诺此行并非孤身探险，他还有一个同伴，此人是黎巴嫩血统的美国皮肤病专家乔治·海德姆，他后来的中国名字叫马海德。两人于7月13日抵达保安，而在两天前，毛泽东就已经到达这个小县城了。当时的毛泽东正忙于躲避蒋介石大军的“围剿”，后者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领袖。毛领导的红军刚刚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交锋中吃了大败仗。但是根据斯诺的观察，当时的毛泽东显得非常“轻松、自然和随和”，看上去就是一个英明的、有着深刻的洞察力的哲学王。被迫撤到保安这件事丝毫没有使他焦虑不安。他和他的夫人贺子珍住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窑洞里。这个窑洞是在一个黄土岭里挖的一个大洞，不管外面天气如何，这个原始的栖身处永远是又暗又湿，窑洞顶部不停地往下滴水。

“他无疑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命中注定要做一个统治者。”斯诺后来回忆道。这个宽敞的窑洞里的各个房间不时回荡着他的大笑声加强了斯诺的这个印象。“甚至在说到自己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斯诺写道，“但是这种孩子

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目标的信念”，“毛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当然，他的农民本性也未能逃脱斯诺的观察。毛的风格简单而又有点粗鲁，他的幽默感虽不唐突，但有点低俗，“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因此，下述判断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他是如此热衷于谈话，以至于很难相信他也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分析能力同样杰出……然而，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他也有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他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都受到了他所信奉的、由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①

按照他自己对斯诺的谈话请求的理解，毛首先谈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这是一场持续了几个小时的通宵谈话，谈话地点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窑洞，这种窑洞在当地是典型的民居。即使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生活在这些窑洞里的人也是相当穷的。斯诺回忆说：“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吴亮平^②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 j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 ghj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变成了一碗“ts'a”；……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③

陕北之行结束后，斯诺乘火车返回北京，那是他在中国的常驻地。一到北平他就在美国大使馆^④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接着开始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一本书的写作。1937年7—8月，毛泽东关于他本人生平的自述以自传的形式第一次公之于世，

①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50、5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Edgar 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pp. 165-168.

② 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懂英语。

③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8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④ 原文如此。——译者注

发表在纽约的《亚洲》杂志上，这是斯诺的朋友理查德·沃尔什办的一家左派刊物。这年年底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收录了这个自传，只是略有删节。书中有关毛的生平的那一章的标题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诞生”。这本书首版于伦敦，很快就风靡全球。^①

继这部开山之作之后，关于毛泽东，已有众多作者写了多如牛毛的文章、小册子和专著，就对毛泽东其人的描述的生动和具体而言，其中的很多作品不亚于斯诺的这本书，甚至超过了斯诺。后来还拍了许多关于毛的电影。互联网问世之后，又出现了许多以他为主题的网站。他的一生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有人作过研究。然而，所有这些作品和研究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

自20世纪60年代初苏中两党决裂以来，研究毛泽东的苏联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斯诺的一个说法，即毛信奉“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否定了这个结论。而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西方和中国的大多数研究者们就已摒弃了这个说法。相反，他们断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早在3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就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党；而且，与中共党内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们截然不同的是，毛本人从那时起就已同莫斯科实质性地拉开了距离。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许多学者指出，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认为他与其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早在40年代末，包括费正清、史华慈、康拉德·勃兰特和罗伯特·诺斯在内的一批历史学家就开始鼓吹毛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这一观点后来成了一个经典公式。^② 在毛的领导下出现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不断高涨似乎驳斥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本人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的思想。

在整个20和30年代，毛泽东从未去过莫斯科，斯大林也从未与毛有过直接接触。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倒是收到了不少有关毛的负面报告，这些来自中共党内和党外的形形色色的报告称毛是“反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赫鲁晓夫曾说过，斯大林认为毛是“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③。这些报告与赫氏的

① 参见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25～18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② John Fairbank K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Conrad Brandt, 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③ Nikita S. Khrushchev,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 trans. George Shriver, University Park, Pen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01.

上述说法倒是一致的。50年代中后期，即在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之后，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说过他对斯大林的一个感觉，即斯大林不信任他。^①

可悲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离真相很远。近几年才解密的中共、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为破解毛泽东之谜提供了转机。这些史料长期锁在保险柜里，只是到了今天才向研究者公开。这些档案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由设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从未发表过的有关毛泽东及其敌人和朋友的那部分材料。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之后，这个档案馆已改称“俄罗斯国立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至少同等重要的材料，还有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的努力而于近年来得以披露的部分中共中央原始文献，后者的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本书就是依据这些独特的档案资料而写成的。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对许多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善意的帮助，这本书将永远不可能付梓乃至问世。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斯蒂芬·I·利文，他对我的研究出了大力，将此书从俄文译成英文。同样的感谢也要献给玛德琳·G·利文，她对我的手稿做了文字上的润色，使其更臻完美。还要感谢安德鲁·J·内森对最初的手稿所做的深思熟虑的评注。

另外，我也要向以下诸君表达我的谢意：基里尔·米哈伊罗维奇·安德森、叶卡捷琳娜·鲍里索夫娜·博格斯拉夫斯卡娅、毛泽东的侄外孙曹耘山、陈永发、格奥尔基·约瑟福维奇·切尔尼亚福斯基、蒋介石的重孙女蒋友梅、弗里德里希·伊戈里耶维奇·费尔索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戈登、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里涅夫斯基、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卡尔洛娃、塔玛拉·米哈伊洛夫娜·科列索娃、毛泽东的外孙孔继宁、柳德米拉·米哈伊洛夫娜·科什列娃、李丹慧、李玉贞、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拉里莎·尼古拉耶夫娜·马拉申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马斯洛夫、阿伦·瓦格维奇·梅里科谢托夫、尼娜·尼古拉耶夫娃·梅尔尼科娃、尼娜·斯捷潘诺芙娜·潘索瓦、拉里莎·亚历山德罗芙娜·罗格瓦雅、斯维特兰娜·马尔科芙娜·罗岑塔尔、斯蒂芬·史密特、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索特尼科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皮恰克、叶列娜·

^① *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 с. 123; Григорьев А., Зазерская Т.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 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 107;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38-339, 340, 348, 350, 354-355.*

康斯坦丁诺夫娜·斯塔罗夫洛娃、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季霍纽科、尤里·季霍诺维奇·托托奇金、沈志华、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谢皮列夫、王凡西、王福增、余敏玲和毛泽东的翻译之一资中筠。我还要感谢许多不愿意透露其姓名的中国公民，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不少他们在毛泽东统治下的生活实情。

俄文版序言

1934年秋的一天，从“碧水塘”旁第十四号院的一栋大房子里传出了电话铃声，电话中一名男子以庄重的语气找“爱伦堡”同志。这栋房子里住了三个人：东方学研究所年轻的教师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他的妻子叶娃和儿子瓦季姆。但是，住在隔壁的人一拿起电话话筒就明白对方找的是乔治（这是住在这所院子里的人对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的称呼），因为对方称呼要找的人为“同志”。

电话是《在国外》杂志编辑部打来的，说有一个紧急任务，叫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过去一下。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是一位32岁的汉学家，媒体和学界的人都很熟悉他。尽管除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且时间很短）之外，他什么党派也没有加入过，但他还是深受党内领导的信任，被称为“同路人”，得到非常好的对待。20世纪20年代初他甚至被派到中国，在那里领导共产主义运动（而他竟然不是党员！）。他常在党的媒体上发表文章，被邀请参加一些学术讨论。爱伦堡在《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中国共产党及其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文章，这些文章令人激动，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对于编辑部打电话找他，他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使他感到有点困惑的是这次给他的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一篇详细的毛泽东传记。

毫无疑问，苏联舆论界对毛泽东的关注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当时他同领导着中国红色游击队的指挥官朱德一样都是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当时是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毛的名字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到那时为止，关于这两位英雄人物，人们在描述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是一个人似的，他们的名字也被混在一起：朱毛。他们中的一位的特写曾在“当代人物”专栏中登过，上这个专栏的通常都是著名人物。给其中一人写传，这还是破天荒头一回。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明白：只有一个人——斯大林才可能下达这样的任务。

这意味着，领袖需要提高毛泽东的知名度。尽管半年之前，即在1934年2月，毛泽东在自己的家乡遭受了挫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在党内的“同志”没有选举他继续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从

1931年11月起，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但是，是不是恰恰这个事态才令斯大林产生了支持他的念头？是不是为了平衡其他领导人？

不管怎样，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对毛的描述非常生动。毛被描述为一位充满英雄浪漫主义的人、没有偏见的人，同时也是非常普通而朴实的人。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出身“贫下中农”、“穿着农民的衣服、手里撑着一把雨伞的革命家”^①。

这篇传记于11月发表，影响很大，一种气氛逐渐被营造出来。在这篇传记之后出现了其他作家写的文章、小册子和书，内容都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他们都把毛写成领袖和朋友、忠实的战友和忠实于斯大林的学生。其结果是，到30年代末的时候，苏联人民已开始把毛泽东视为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主要领袖。

研究毛泽东的热潮迅速增长，直到60年代初。那时，苏联新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中断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之后毛从“小兄弟”变成了“独裁者”、“反苏分子”、“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耻叛徒”。整整一代人是在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在乌苏里江上的小岛达曼斯基岛^②上发生了悲剧？1969年3月苏联和中国的军队在这里打了一仗！毛就这样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主要应该归因于极其糟糕的苏共媒体以及盲从党的媒体的苏联舆论。

但是，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敌人还是朋友？斯大林提拔的领导人抑或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或许，是一个另类？见风使舵的人？是否一切都是我们的过错？苏联人在50年代唱道：“俄国人和中国人永远是朋友。”70年代他们跟着维索茨基一起唱道：“现在你一无所有，我们不会让你得逞，毛同志！”

关于毛泽东，已经有了数百部（篇）书、文章、小说，还有电影和专门网站。对他的研究达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对于西方学者和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以及苏中分裂之后的大多数苏联学者而言，早在3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是独立自主的了，而毛泽东也有别于中国的那些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他事实上与莫斯科保持着距离。许多学者认为，根据他们掌握的资料，斯大林不信任毛，毛在斯大林的眼中只是一位“农民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包括费正清、史华慈、康拉德·勃兰特和罗伯特·诺斯在内的一批历史学家就开始鼓吹毛在与斯大林的关系

① Эренбург Г. Мао Цзэ-дун // За рубежом. 1934. № 31 (63). С. 15.

② 即珍宝岛。——译者注

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①

毛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事实上推翻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本人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的论断。在二三十年代，毛从未去过莫斯科，斯大林也从未见过毛。当时，克里姆林宫经常会收到关于毛的负面报告，这些来自中共党内和党外的形形色色的报告称毛是“反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赫鲁晓夫曾说过，斯大林认为毛是“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②，他的这一说法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而在50年代，在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之后，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回忆道：他感觉斯大林不信任他。^③

可悲的是，并非所有这些说法都符合事实。近几年才解密的中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为破解毛泽东之谜提供了转机。这些史料长期被锁在保险柜里，只是到了今天才向研究者公开。这些档案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由设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现为俄罗斯国立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从未发表过的有关毛泽东及其敌人和朋友的那部分材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也很重要，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的努力，最近这些材料才开始为人们所知。本书就是依据这些独特的档案资料写成的。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对许多人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热情参与，这本书将永远不可能问世。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基里尔·米哈伊罗维奇·安德森、叶卡捷琳娜·鲍里索夫娜·博格斯拉夫斯卡娅、王凡西、王福增、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戈登、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里涅夫斯基、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卡尔洛娃、塔玛拉·米哈伊洛夫娜·科列索娃、柳德米拉·米哈伊洛夫娜·科什列娃、毛泽东的外孙孔继宁、麦德林·斯蒂芬·伊·利文、李丹慧、李奇、李玉贞、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拉里莎·尼古拉耶夫娜·马拉申科、

① John Fairbank K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Conrad Brandt, 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② Хрущев Н. С.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4 кн.). Кн. 3. М., 1999. С. 23.

③ 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 М., 1999. С. 123; Мао Цзедуну Коминтерне и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ина в Китае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 5. С. 107;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38-339, 340, 348, 350, 354-355.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马斯洛夫、米哈伊尔·绥拉菲莫维奇·迈尔、阿伦·瓦格维奇·梅里科谢托夫、尼娜·尼古拉耶夫娃·梅尔尼科娃、安德烈·尤里耶维奇·尼库林、尼娜·斯捷潘诺芙娜·潘索瓦、拉里莎·亚历山德罗芙娜·罗格瓦雅、斯维特兰娜·马尔科芙娜·罗岑塔尔、斯蒂芬·史密特、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索特尼科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皮恰克、叶列娜·康斯坦丁诺夫娜·斯塔罗夫洛娃、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捷普利亚科夫、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季霍纽科、尤里·季霍诺维奇·托托奇金、弗里德里希·伊戈里耶维奇·费尔索夫、毛泽东的侄外孙曹耘山、毛泽东的翻译资中筠、蒋介石的重孙女蒋友梅、格奥尔基·约瑟福维奇·切尔尼亚福斯基、陈永发、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谢皮列夫、沈志华、余敏玲（音译）。我还要感谢其他许多不愿意透露其姓名的中国公民，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生活。

目 录

第一篇 “润泽东方”

- 第一章 菩萨的养子 (3)
- 第二章 在新世界的门槛上 (19)
- 第三章 “我思，故我在” (33)
- 第四章 空谷足音 (58)

第二篇 做什么？

- 第一章 红楼之梦 (71)
- 第二章 民众的大联合 (92)
- 第三章 世界革命的吸引，还是专政的魔力？ (114)
- 第四章 “走俄国人的路” (135)

第三篇 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启示 (153)
- 第二章 加入国民党 (167)
- 第三章 希望与失望 (183)
- 第四章 与蒋介石周旋 (200)

第四篇 枪杆子与政权

- 第一章 联合战线的破裂 (225)
- 第二章 通往苏维埃之路 (257)
- 第三章 井冈山上的红旗 (276)
- 第四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93)

第五篇 领袖的诞生

第一章	在共产国际的羽翼下	(321)
第二章	激烈的党内斗争	(340)
第三章	长征	(364)
第四章	西安事变	(381)
注释	(405)